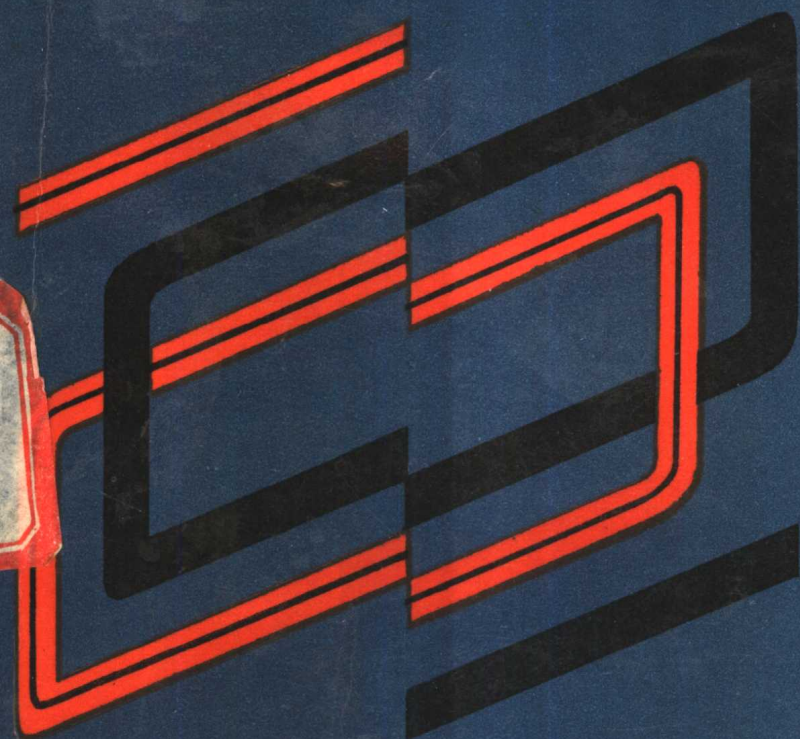


海峡两岸用语差异

● 纯语言实用书

● 郑启五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海峡两岸用语差异

• 纯语言实用书 •

郑启五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福州

海峡两岸用语差异

郑启五 编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3.333印张 55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2

ISBN 7—211—00919—5

H·58

定价: 1.15元

目 录

海峡两岸用语差异探索	1
新词差	2
旧词差	13
译语差	21
方言差	30
差异对照说明	36
海峡两岸用语差异分类对照	38
经贸商工	38
外事政体	41
社会·军事	47
科技·教育	52
交通	55
自然·农业·食品	57
文娱体育	61
人·家庭·生活	64
日用品·服饰	69
其他	72
海峡两岸地名译名差异对照 (按英 语字母次序排列)	76

海峡两岸人名译名差异对照（按英 语字母次序排列）	86
附录 台湾用语索引（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 列）	96
后 记	112

海峡两岸用语差异探索

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由于近40年的隔绝，使海峡两岸在汉语的使用上产生和形成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给全世界的汉语使用者和学习者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在一些汉语传播过程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信息混乱。

表面上显而易见的“三大差别”是汉语简体字与繁体字的不同；汉语拼音拉丁字母化与旧体注音的各异；排字上的差别，大陆目前是从左到右的横排与竖排并用，以前者为主，台湾目前采用的是竖排与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横排并用，以竖排为主。

但是，这“三大差别”在交流过程中并无大碍，这主要是“三大差别”都被限制在文字层面上，不影响口头的交流。还因汉语繁体字在大陆仍有厚实的根基，有一些报刊仍维持繁体字的印刷，流向海外的音像制品仍以繁体字为主。加上拼音、注音的实用性在两岸都很有

限，台湾汉语从右到左的横排本身也正处在消亡的过程之中，特别是英文阅读习惯及电视字幕从左到右横排的冲击加速了这一进程。

然而若是深入到语言的肌体，对这个肌体中最活跃的细胞——词语进行分析使用时，就不难发现两岸的差异颇多。笔者利用工作之便，凭借着对语言的敏感，几年来对这些差异做了一些卡片，日积月累，不知不觉竟集近千条之多。

将这些富有差异的词语粗略地分了一下，大体上有4类：新词差（即在对岸问世又因隔绝而无法渡过海峡的汉语新词语），旧词差（即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在两岸使用的频率差、习惯方式差以及缩略语差等等），译语差（包括译音译意差、英日2种语言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方言差（即闽南方言以汉字谐音的形式进入文字后给两岸文字带来的差异）。

这里将尽力就这4项差异逐一进行论述。

新 词 差

新词差是两岸用语差异中最重要最值得探讨的差异。

一、几个最富有代表性的台湾新词语

词语是语言中最有生气的分子，它当然耐不住两岸近40年隔绝的寂寞。两岸新词语在各自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层出不穷，台湾的“瓶颈”、“抢滩”、“红唇族”、“中国结”、“前瞻”等等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几个。

灵活多变的“瓶颈”

1988年10月13日的上海《新民晚报》刊发了一张反映台湾交通问题的照片，题为《车辆围着瓶颈转》，不少人对“瓶颈”一词感到不解。其实凭着“瓶颈”一词那“从大到小不顺畅”的鲜明形象，聪明的读者还是可以猜出它的含义的。“瓶颈”一词在台湾用途广泛，台报台刊上常见的“瓶颈词组”就有“经济瓶颈”、“政治瓶颈”、“外交瓶颈”、“司法瓶颈”等等。我起初将其释为“死胡同”。但“死胡同”只能做为与“瓶颈”相邻的近义词。因为“瓶颈”有“口”，毕竟不那么“死”。如果将其释为“困境”，基本含义是扣住了，但“困境”一词给人的形象是方圆的，与“瓶颈”那“由大到小”的独特构造颇有差异。例如前面提到的“交通瓶颈”，改用“困境”或“死胡同”都无法成立。我绞尽脑汁，突然悟

得“卡脖子路段”一词，方觉贴切，不禁喜笑颜开。这种欣喜之感我过去只是在翻译英文摆脱词穷之困时方才有过。但话又得说回来，“卡脖子路段”只能在微观上与“交通瓶颈”相吻合，而宏观上就很难与其对照得起来了。

军事用语民间化

有一位台湾来客曾悻悻对我说：“大陆语言中火药味太浓。”他指的是“军事用语民间化”现象（请允许我生造这么一个冗长的术语）。比如，防洪有“指挥部”，抗旱是“战役”，科研工作有“突破口”，灭鼠也居然用上了“歼灭战”。大陆曾经有过一位敏锐的作家，为此写过一篇叫《战》的讽刺小品，狠狠将这种语言现象挖苦了一番。近年来这种“火药词”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冷落，但由于“指挥部”一类词长期民用，火药味已在无形之中被大大地淡化，不少读者也不以为然了。

其实，这种“军事用语民间化”的现象在台湾亦有一些蛛丝马迹。我向这位客人指出这一点时，他死活不肯相信。于是我随手抽出一张半新的台湾报纸，上面赫然写着“货未出门，商标却在大陆抢滩”。好一个“抢滩”，其含义是“登陆战”，地地道道的军事用语。民间化后的“抢滩”一词在经济、政治和文化

生活中相当活跃，我对它由陌生转而新鲜，进而倍觉有趣。“抢滩”还连锁影响了另一个军事用语“滩头堡”。台报上有这样的例句：

以生产彩色电视为主的一家美商公司，即率先采取降价措施，以争取“滩头堡”。

这里“滩头堡”指的是“抢占有利位置”或争取“稳住最初的立足之地”。但它目前往往还生存在引号之间，这说明该词的生命力与知名度还暂时不如领着它“军转民”的“抢滩”一词。

“族”字谈

台湾用语“红唇族”与“上班族”经常出现在台湾“中华电视台”的生活节目中。前者指的是“少女们”，后者意为“上班的人们”。这种对“族类”的新用法，引起我探究的兴趣。

在汉语中，“族类”有2个含义：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的“族类”，意为“同族”；而《诗笺》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极之时，长以与汝之族类”中的“族类”，意为“同类”，其常见的词组有“水族”，次常见的有“语族”。由此可见，“红唇族”对“族类”的用法是在第二义“同类”上做了发挥，

实质上是“们”。

我最早见到“族”的这种用法，是陈映真写的反映老兵生活的小说《将军族》，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作家主观创造色彩；而后见到了“食人族”一例。可见在“族”的这种用法上，文学作品无形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鉴于台湾文化曾受日本深重影响，据此推估，“族”的这种独特用法在某种程度上为日语潜移默化所致。如日本有一伙高速驾驶着摩托车的青年团伙，取名为“暴走族”，该词组的汉字组合在日语中问世后又直接进入汉语词汇。“暴走族”的“族”与“红唇族”的“族”在用法上是如出一辙的。

“族”这一特用在目前没有“抢滩”、“瓶颈”等来得广泛，因为它肩负了太重的文学色彩，还活跃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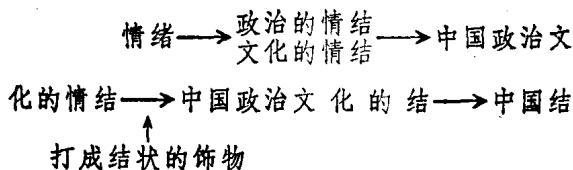
意义多元的“结”

初听一位台湾学者的报告，开口“中国结”，闭口“台湾结”，这个“结”字着实令人费解。其实“费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灵的疙瘩”，本身就是“结”的含义之一。

“结”字在台湾的使用相当广泛，除了“中国结”、“台湾结”之外，还有“心结”、“迷结”、“情结”、“政治文化的结”，

“现实的结”、“千千结”等等。

据考，“中国结”、“台湾结”的“结”字是从奥地利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情结”一词演化而来的，途中还受到了打成结状的饰物的影响。我试图用下表来表现这一演化过程：



翻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大作，着实是件天大的苦差，译者往往不得不在冥思苦想中创造出相当数量的新词，“情结”便是其中之一，它还被译成“情意综”，意为部分或全部被意识压抑而在无意识中持续活动的、以性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它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情结”一类的心理学词汇的问世一则受到了译者领悟力和表达力的双重局限，二则受到了汉语与德语差异的制约，因而它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只能限于精神分析心理学这个狭隘的领域里。

“情结”一词被台湾学者们引进政治文化领域后，使词的属性与内涵都产生了裂变。

“情结”的“结”字借助了汉语中固有的“打

结”的形象，搅入了多层次的内涵。它没有十分特定具体的内容，相反地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中国结”有不同的意思。它现在至少含有“甩不掉的情绪”、“问题与隔阂的交织”等多种成份，有时索性就直挺挺地指的是传统的文化和艺术。

费解的“结”字至今不能为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接受，恐怕与广泛使用“结”的台湾学者们至今不能用一段浅显而确切的文字释明“结”字是分不开的。

“结”的另一用见自琼瑶的小说《心有千千结》。琼瑶的古诗词修养非常好，书名是来自宋朝张先的《千秋岁》：“……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由于琼瑶的作品影响广泛，“千千结”一词有成为台湾特殊用语的趋势。请看下面这个例句：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坚持自己的语言，这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却增加了千千结。

张玉清：《都是语言惹的祸》

《心有千千结》一书中还用引号引出了一个“心结”。“心结”一词尽管与弗氏的“情结”有异，但要一刀切，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结”的广泛使用，还影响了其它一些词

汇，如“谜团”就有以“谜结”的形式出现：

仿佛，我面对不仅是那团谜结。

张启疆《谜》

“谜结”的“结”一头系着“千千结”，一头连着“情结”，“结”的用法在滚动中又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前瞻”探源

“前瞻”是属性最为明显的台湾政治与经济用语之一，它常常出现在社论的大标题中，因而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为探明“前瞻”之源，我做了这样的推估：它的产生一是有“瞻前顾后”的“瞻前”做为种子，二是有大量的调序词（如客人称“人客”、阶梯称“梯阶”）现象的催生。

“前瞻”和蔼可亲，远不像“结”绷着那一张超然的脸。“前瞻”不象“瞻前”那么目光短浅，可直释为“朝前瞻望”，意解为“展望”。

然而“展望”并无力完全取代“前瞻”，我以为这正是“前瞻”生命力之所在。如“前瞻”派生出的“前瞻性”一词就不能改成“展望性”。“前瞻性”含有“富有远见”、“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等词汇的部分含义。

“前瞻性”在台湾报刊中的使用频率并不低于“前瞻”。

本文成章时，正巧台湾《天下》杂志送来一本题为《走过从前，回到未来》的画册。开篇题为《回顾是为了前瞻》，这个“前瞻”倒是与大陆一句极流行的政治行话“向前看”一拍即合。

二、环境催生新词语

溢出体坛的体育用语

台湾正规的体育名词与大陆有数种不同，这在两岸对“北京亚运项目”的2条报道中便可一目了然：角力/摔跤、轻艇/皮划艇、地板操/自由体操等等。但它们大都不是很重要很有影响的项目。

体育的巨大影响力往往使体育用语溢出体坛，流向四方。大陆女排多次在世界夺冠，方兴未艾的“排球热”使得排球用语不胫而走：搞经济建设中有“短、平、快”项目，工作的配合用上了“当好二传手”，乃至一时间“拼搏”、“夺魁”、“勇获金牌”等用语在各种非体育报道的文字中频频出现。台湾的“少棒”曾风靡一时，“全垒打”、“安打”、“短打”、“封杀”、“出局”等等棒球用语四下走红。例句：

站在商业的立场，他可算是一个漂亮

的安打。

这是三个小成本的“短打型”综艺节目。

而占总人数近乎五分之一的客家语，则在大众传播中被完全封杀了。

不易获得融资因而被迫出局。

值得探讨的是，这些体育用语的“外溢”是凭着某项体育项目骤然升高的热度而趁“热”运用的。这固然给读者听众们带来了鲜活感，然而随着“棒球热”的冷却与“排球热”的降温，“全垒打”和“短平快”又呈现出缩回体坛的趋势。

各方面都有新词语

政治 我读到《中央日报》一则描写台北师范大学学生生活的趣闻，该校平时高挂“男宾止步”的女生宿舍在校庆日特对男生开放1天，男生们奔走相告，将该日称为“解严日”。我忍俊不禁了。这种大词小用产生出的浓烈的风趣味，对生活在台湾岛以外的大部分汉语读者来说，是很难完全领略得出的。这段话的背景是台湾方面当时正准备解除实施了38年之久的“军事戒严法”。

同样，中国大陆在“文革”中产生出的大量新词语，如“牛栏”、“批臭斗臭”、“再

踏上一只脚”等等，多得可以编一本书。

然而，这种在特殊的政治土壤、特殊的政治气候中萌发出来的新词语有一个流行期和流行领域的问题，一旦时过境迁，它们便纷纷从新闻时事中转入文学作品和历史史料里了。

行政 行政制度的不同，同样可以产生出大量不同的用语。台湾的“战士授田证”对大陆读者来说就很难弄个明白，而大陆的“户口农转非”对台湾读者来说，若不加说明也是相当费解的事。台湾的“公保门诊”和大陆的“公医门诊”是近义的概念，然而行政制度不同，又很难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家庭计划”和“计划生育”也是这么类似的一对。

文学 两岸各自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各自对用语产生影响。台湾作家杨青矗的成名作《在室男》有相当影响，还上了银幕。于是台湾报刊便有这样的句子——“谁是民进党立院党团的‘在室男’”？看来不读杨氏的大作，就说不清这个句子“在室男”在此有候选人的意思，但充满了尖酸的语味。同样，大陆作家张贤亮的《牧马人》成了“右派分子”的代名词。例如“他当了20年的‘牧马人’”，意为“他因‘右派问题’被牵连劳改20年”。如不加解释，台湾读者保准莫名其妙。《牧马人》